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續後漢書卷二十　　宋　蕭常　撰

列傳十五

人之行莫大于孝推以事君則爲忠故先之以孝友而忠義次之潛德之士重于爲巳而無意于斯人則又次之傳曰德成而上藝成而下故以方技終焉

李宓字令伯一名虔犍爲武陽人父朱提太守早亡母何他適宓時年數歲感戀深至因以成疾祖母劉躬自

撫養宓既長奉事以孝謹聞劉疾即涕泣侍側未嘗解
衣藥餌必先嘗而後進暇則講學忘倦師事譙周周門
人方之游夏博貫經史尤好左氏春秋州辟從事入爲
尚書郎大將軍主簿太子洗馬奉使至吳孫權問漢馬
多少對曰官用有餘人間自足權與羣臣訊論道義謂
寧爲人弟宓曰願爲人兄權曰何以言之宓曰爲兄供
養之日長權與羣臣皆稱善後仕晉餘事見晉史
孟宗字恭武江夏人後以避孫皓字更名仁少從南陽

李肅學其母爲作厚蓐大被或問其故曰小兒無德致
客學者多貧故爲廣被庶得氣類相接也宗有志于學
早夜不懈肅奇之曰宰相器也初爲吳驃騎將軍朱據
軍吏居營中既不得志夜雨屋漏因起涕泣以謝其母
母曰第當勉之何足泣也據聞之使爲鹽池司馬能自
結網捕魚作鮓以寄母母因還之曰汝爲鹽官而以鮓
寄我非避嫌也遷吳令時科禁不得將家之官每得時
物必以寄母母不敢先食及母亡犯禁委官奔赴已而自

拘于武昌以聽刑陸遜表其素行力爲之請得減死初母性嗜笋方冬宗入竹林哀嘆笋爲之生得以供母人以爲至孝所感累遷光禄勳孫皓五年以右御史大夫拜司空八年卒

陳表字文奥吳將軍武之庶子也少知名與顧譚張休等並侍東宫遷太子中庶子翼正都尉兄脩既殁表母事嫡母不謹表謂母曰兄不幸早世表主家事當奉嫡母母能爲表屈意承順嫡母者至願也若不能表當事

嫡母出別居耳二母感悟雍睦無閒言表于大義公正如此餘事詳見其父傳

張範字公儀河内脩武人性簡淡辟命無所就弟承字公休董卓之亂範與承避地揚州初範子陵承子戩皆爲山東賊所掠範徑詣賊請二子賊以陵還之範謝曰諸君相還兒厚矣夫人情雖愛其子然吾憐戩之小願以陵易戩賊義其言悉以還之袁術以禮辟召稱疾不往術亦不强屈也曹操嘗遣使迎範範留彭城遣承詣

操操表爲諫議大夫操自荆州還見之于陳以爲議郎參丞相軍事非其志也操嘗令範及邴原與其子丕居守建安十七年卒承亦終于丞相掾

贊曰李宓孟宗俱以孝謹稱儒學顯微二母之賢詎能成令名哉宓之論願爲人兄聖人復起斯言不廢而陳壽皆不爲之傳何也表以奉嫡母而悟其母範以其子而得弟之子義之感人如此哉

續後漢書卷二十

欽定四庫全書

續後漢書卷二十一

宋 蕭常 撰

列傳十六

金禕字德偉京兆人父旋由議郎遷中郎將出爲武陵太守卒官禕自以世爲漢臣由日磾討莽何羅忠誠顯著名節累葉憤曹操將移漢鼎有志興復遂與少府耿紀司直韋晃太醫令吉本本子邈邈弟穆等合謀誅操紀字季行少有美名爲丞相掾操甚敬異之遷侍中守

少府邈字文然穆字思然以禕慷慨有日磾之風又與操長史王必善相與慕從時關羽勢方張而操在鄴留必典兵督許下禕與諸人定計誅必迎太子以攻操乃使邈等帥雜人及家僮千餘夜燒營門攻必禕復遣人爲内應射必中肩必不知攻者爲誰以素與禕善走詣禕大呼德偉禕家謂爲邈等應曰王長史已死乎卿曹事立矣必更由它路走南城會天明邈等衆散故敗被收將死紀大呼曰逆賊曹操恨吾不自生意竟爲羣兒

所誤耳晃等皆遇害後十餘日必竟以創死時建安二十三年正月也

魏諷字子京濟陰人才名籍甚傾動京師鍾繇素重之辟爲相國西曹掾常憤曹操欲篡漢潛結義勇之士與長樂衛尉陳禕列侯張泉等謀襲鄴誅操興復漢室未及期禕懼白其事爲操所害死者數十百人義士莫不憤惋

傅彤義陽人從昭烈定益州爲將軍猇亭之役王師敗

績軍退彤斷後拒戰吳兵追及語彤令降彤罵曰吳狗安有漢將軍降者遂戰死詔除子僉爲左中郎累遷關中督炎興元年鍾會犯漢樂二城遣別將攻關口有蔣舒者初爲武興督御軍無法詔使代之留助守漢中舒嘗怨望會魏寇來攻舒欲出降乃詭謂僉曰今賊至不擊而閉城自守非良圖也僉曰受命保城惟全爲功今違命出戰若喪師負國死無益也舒曰子以保城獲全爲功我以出戰克敵爲功請各行其志遂帥衆出僉謂

其戰也而陰平已降胡烈乘虛襲城僉格鬬而死論者
嘉其父子奕世忠義後晉武帝詔曰漢將軍傅僉前在
關城身死不顧僉父亦盡節於漢天下之善一也豈由
彼此以爲異哉昭烈之入益州有馮習休元張南文進
者皆從猇亭之役二人皆戰死
諸葛瞻字思遠丞相亮子也幼慧爽亮嫌其蚤成恐不
爲重器年十七尚公主拜騎都尉明年爲羽林中郎將
累遷射聲校尉侍中尚書僕射加軍師將軍工書強識

國人追思亮咸愛其才敏每朝廷有善政雖非瞻所建
明皆轉相語曰葛侯之所爲也故聲聞洋溢景耀四年
爲行都護衛將軍與董厥並平尚書事司馬昭遣鄧艾
來寇自陰平由景谷道旁入瞻督諸軍至涪前鋒退屯
緜竹艾遺書誘瞻瞻怒斬其使遂戰歿時年三十七其
長子尚歎曰父子荷國厚恩不早斬黄皓以至覆國用
生何爲馳赴艾軍而死尚弟京仕晉積官至江州刺史
陳壽著瞻傳謂瞻與董厥等當國姜維窮兵於外瞻厥

等不能有所矯正按孫盛記曰瞻厥等以維好戰無功弊國殄民表帝召還爲益州刺史以閻宇代維事雖不行而長老猶有瞻表且云壽嘗爲瞻吏爲所笞辱故歸過於瞻云

程畿字季然巴西閬中人也劉璋時爲漢昌長縣有賨人種類剛猛昔高帝以定關中時巴西太守寵羲以天下方亂郡宜有武備頗招集部曲有讒於璋言羲欲叛璋陰疑之羲聞甚懼將謀自守遣畿子郁索賨兵自助

纖報曰卿合部曲本不欲叛雖有讒間要須盡誠若必懼罪遂懷異志非纖之所聞幷勅郁曰我受州恩當爲州牧盡節汝爲郡吏當爲太守効力不得以吾故有異志也義又使人告纖曰爾子在郡若不從太守家將及禍纖曰昔樂羊爲將飲子之羹非父子無恩大義然也今雖復羹吾子吾必飲之義知纖必不爲已用自歸於璋璋聞之遷纖江陽太守昭烈領益州牧辟爲從事祭酒後征吳王師敗績泝江而還或告之曰追兵且至宜

解舟輕去乃可以免纖曰吾在軍未嘗爲敵走况從天子而見危廢命哉追者遂及纖舡纖身執戟戰敵舡有覆者俄而衆大至遂遇害子祁字公弘蚤慧而天事見

揚戲傳

嚴顔史逸其字與其所從來劉璋時爲巴郡太守初璋召昭烈至郡顔拊心歎曰此所謂獨坐窮山放虎自衛也及昭烈入益州還攻璋張飛與諸葛亮等分定郡縣至江州顔將兵拒之爲飛所獲飛呵之曰大軍至何以

不降而敢拒戰乎對曰卿等無狀侵奪我州我州但有斷頭將軍無降將軍飛怒令左右索斫頭顔色不變曰斫頭便斫頭何爲怒邪飛壯而釋之引爲賓客

杜德不知何許人孫權時魏遼東太守公孫淵遣其校尉宿舒闗中令孫綜由海道稱藩於權權大説使太常張彌執金吾許晏賀達等將兵萬人金寶珍貨九錫備物乘海授淵舉朝皆諫以爲淵未可信權不聽卒遣彌晏而德與秦旦張羣黄强等偕行淵欲圖彌晏先分其

人置諸縣以德等四人及吏兵六十人置玄菟郡玄菟在遼東之北二百里太守王贊領户二百兼可二四百人德等皆舍於民家仰其衣食積四十餘日旦與强等議曰吾等遠辱國命自棄於此與死亡何異今觀此郡形勢甚弱若合謀同心焚其城郭殺其長吏爲國報恥雖死無憾孰與偷生苟活長爲囚虜乎衆然之於是陰約八月十九夜發其日日中部中有張松者告其事贊會士衆閉城門德與旦羣强等皆踰城得脱走時羣病

疽創著膝行不能前德常扶擕與俱崎嶇山谷行六七百里創益甚不復能行卧草中相守悲泣羣曰吾不幸創甚死亡無日卿諸人宜速進冀有所達空相守俱死窮谷中何益德曰萬里流離死生共之誠不忍相委乃推旦强使前德獨留守羣采菜果食之旦强別數日得達句驪因宣詔言有賜爲遼東所攻奪句驪王宫等大喜即受詔命使人隨旦還迎羣德遣皁衣二十五人送德等還吳奉表稱臣貢貂皮千枚鶡雞皮十具旦等見

權悲不自勝權義之皆拜校尉

邵疇字温伯會稽人仕郡爲功曹孫皓時會稽妖言章安侯孫奮當爲天子臨海太守奚熙與會稽太守郭誕書非論國政誕止白熙書不白妖言被逮皇懼無以自明疇進曰疇今自任兵事明府何憂遂詣吏自列云不白妖言事由於已非府君罪吏上疇辭皓怒未已疇慮誕卒不免遂自殺以明誕之枉臨死致辭曰疇生長邊陲不聞教道得以門資厠身本郡踰越儕輩位極朝右

不能贊揚盛化養之以福令妖訛橫興干國亂紀疇以噂沓之語本非事實雖家誦人詠不足增損天下重器而匹夫橫議疾其醜聲所不忍聞欲含垢藏疾不彰之翰墨鎮躁歸靜使之自息愚心勤勤每執斯旨故誕屈其所是黙以見從此之爲罪實疇之由不敢逃死歸罪有司惟天監裁察吏收疇喪得其辭以聞誕得免死猶送建安作舡疇死時年四十九皓嘉疇節義詔郡縣圖其形於祠宇

常播字文平蜀郡江原人仕縣主簿功曹縣長廣都朱游建興中爲上官誣劾逋沒官穀當論重罪播詣獄訟其寃受杖數千肌膚刻爛楚痛備至獄凡三徙幽囚二年每將考掠吏先驗問播曰但急行罰無所當問辭終不撓事竟昭雪時主簿楊玩亦證其枉衆咸嘉播忘身爲君節義抗烈舉孝廉除郪長年五十餘卒後令潁川趙敦圖其像賛美之

張悌字巨先襄陽人少知名善名理事孫休爲屯騎校

尉孫皓時拜丞相晉使諸將伐吳皓使悌督沈瑩諸葛靚等衆三萬渡江逆之至牛渚沈瑩曰晉治水軍於蜀久矣今傾國大舉萬里齊力必悉益州之衆浮江而下我上流諸軍無有戎備名將皆死任兵寄者皆不更事少年恐瀕江諸城莫能禦也晉之水軍必至於此宜蓄衆力俟其至與之決戰若勝之則江西自清今渡江逆戰勝不可保避逅摧喪則大事去矣悌曰吾恐蜀兵未至衆心駭懼不可復整今宜渡江決戰若其敗喪則同

死社稷無所復恨勝則北敵奔走兵勢萬倍便當乘勝
南上中道逆之不憂不破也若如子計恐行者散盡相
與坐待敵至君臣俱降無復一人死難者不亦辱乎遂
渡江戰軍大敗諸葛靚與五六百人退走使過迎悌悌
不肯去靚自往牽之謂曰天下存亡有大數豈卿一人
所知何自取死爲悌垂涕曰仲思此吾死所也我爲兒
時便爲卿家丞相所知嘗恐不得其死負名賢知顧今
以身徇社稷何遁邪靚復牽曳之不動靚流涕去行百

餘步巳爲晉兵所害

石偉字公操南郡人少好學介然獨立有不可奪之志舉茂才賢良方正皆不就孫休初召至累遷光禄勲及皓嗣立朝政穢亂乃以老疾乞身就拜光禄大夫吳亡建威將軍王戎親詣偉晉太康二年詔曰吳故光禄大夫石偉秉志清白皓首不渝雖處危亂廉節可紀年巳逾邁不堪遠涉其以偉爲議郎加二千石以終厥世偉遂佯狂僞爲目盲不受晉爵年八十三太熙元年卒

贊曰自曹操竊國士大夫知有曹氏而不知有漢夏侯惇恥受漢官而荀彧華歆輩口談仁義以名德自居或倡弑后之謀或躬行弑逆苟可以為曹傾漢者無所不極其至而金禕吉本耿紀韋晃魏諷之徒或以匹夫或以方技或以下僚皆憤操不軌欲葅醢之為興復計功雖弗就其英風義概睎荀華輩直狗彘耳可同日語哉傅彤諸葛瞻父子以身徇國世濟其美程畿不避難以求苟免劉諶恨不死社稷而自刃於廟蓋其忠義奮發

根於天性猶百鍊之鋼要可磨而不可滅云

續後漢書卷二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續後漢書卷二十二至二十六

詳校官編修臣黄壽齡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王家賓

謄録監生臣武先振

續後漢書卷二十七

宋 蕭常 撰

列傳十七

管寧字幼安北海朱虛人年十六喪父中表愍其孤貧相與贈賵皆辭不受長八尺美須眉與同縣邴原平原華歆友善並師事陳寔嘗與歆共鋤菜見地中有金寧揮鋤不顧歆捉而擲之人以知二人優劣會天下大亂聞公孫度令行於海外遂與原及平原王烈等遊遼東

度虛館以候之既至廬於山谷時避亂者多居郡南而寧獨居北示無還意因山爲廬鑿坯爲室越海者皆依之旬月而成邑乃講詩書陳俎豆飾威儀明禮遜非學者不見由是度安其賢人化其德邴原性剛直清議以格物度等心不安之寧謂原曰潛龍以不見成德言非其時皆招禍之道也密令西還度卒子康代爲郡陰有自王之意卑巳崇禮欲以寧自輔而終莫敢言其後中原少安僑居者皆還惟寧晏然若將終焉康卒寧知遼

東將亂浮海還郡康弟恭領郡餽贐有加自寧之東凡
恭與其父兄所遺皆受而藏之既西歸盡封以還曹丕
以爲太中大夫固辭不拜子叡時華歆爲太尉遜位於
寧叡以爲光祿勳令青州命別駕從事郡丞掾以禮遣
寧上疏固辭自是召命相仍常以八月賜牛酒叡手書
問青州刺史程喜寧爲守節高乎審老疾尪羸耶喜言
寧有族人管貢爲州吏與寧比鄰臣常使經營消息貢
言寧常著皂帽布襦袴布裠隨時單複出入閨庭能自

任杖不須扶持四時祠祭輙自力改加衣服著絮巾故在遼東所有白布單衣親薦饌饋跪拜成禮寧少而喪母不識形象常特加觴泫然流涕又其居去水七八十步夏時詣水中澡手足窺園圃臣揆寧前後辭讓之意獨自以生長潛逸耆艾知衰是以棲遲每執謙退此寧志行所欲必全不爲守高曹芳初陶丘一孟觀孫邕王基等復上疏薦之於是安車蒲輪束帛加璧聘焉會卒時年八十四初寧妻先卒所知勸更娶寧曰每省曾子

王駿之言意常嘉之豈自遭之而違本心哉寧常患世俗多變氏族違聖人之制非禮命姓之意著氏族論以原世系傳玄著書稱寧貌甚恭言甚順觀其形邈然若不可及即之熙熙然柔而温與人子言教以孝與人弟言訓以悌與人臣言誨以忠因其事而導之以善是以漸之者無不化焉寧之亡天下知與不知無不悼歎醇德之所感若此王烈者字彦考後漢書自有傳

張臶字子明鉅鹿人胡昭字孔明頴川人皆養志不仕

琦少游太學復還鄉里袁紹屢辟不應徙居上黨并州牧高幹表為樂平令不就遁入常山學徒數百人復遷任縣曹操為丞相辟不行曹叡時求隱學之士能消灾伏異者累上琦以老病辭廣平太守盧毓到官三日綱紀白承前致版謁琦毓教曰張先生所謂上不事天子下不友諸侯者也豈此版謁所可賁飾哉但遣主簿奉書致羊酒而已後張掖郡言玄川溢涌寶石負圖狀若靈龜巋然盤峙麒麟鳳龍馬炳煥成形文字告命粲然著

見太史令髙堂隆上言古所未有實有魏之休命事須
列郡任令于綽𧉳以問𤤨𤤨曰夫神以知來不追已往
禎祥先見而後廢興從之此蓋當今之變異方來之符
瑞也建興中戴鵟之鳥巢𤤨門陰𤤨告門人曰夫戴鵟
陽鳥而巢門陰此凶祥也乃援琴而歌詩二篇旬日而
卒年一百五歳昭始避地冀州亦辭袁紹之命遁還鄉
里曹操爲司空屢加禮辟昭不得已應命既至自陳一
介野生無軍國之用歸誠求去操曰人各有志出處異

趣勉卒雅尚義不相屈乃轉居陸渾山中躬耕樂道閭里敬而愛之建安二十三年陸渾長張固被書調丁夫當給漢中百姓憚遠役孫狼等作亂殺縣主簿縣邑殘毁固帥吏卒依昭以居招集遺民狼等遂南附關羽羽給兵還侵陸渾南長樂亭相戒曰胡居士賢者也一不得犯其部落賴以全活者甚衆後徙宜陽曹芳正始中趙儼鍾毓荀凱等交薦昭有夷皓之節宜蒙召命以厲風俗會卒時年八十九初昭善史書與鍾繇邯鄲淳衛

覬韋誕並有名尺牘之傳世所模楷

焦先字孝然河東人中平末白波賊起先年二十餘與同郡侯武陽相隨武陽年小有母先與相扶持東客揚州建安初西還武陽詣太陽占籍先留陜界至十六年三輔大亂失其家獨竄河渚間食草飲水無衣履太陽長朱南望見之謂爲亡士欲遣舡捕取武陽語縣曰此狂痴人耳遂注其口籍給廩五升後疫癘作人多死者縣常使埋瘞之童穉皆易之然其行不踐邪徑每拾遺

秉不取大毯飢不茍食寒不茍衣結草爲裳科頭徒跣出見婦人則隱翳須去乃出自作一瓜牛廬淨掃其中營木爲床布草蓐其上天寒則宿火自近呻吟獨語飢則出爲人客作飽食而已不取其直不肯妄語曹叡初嘗持一杖南渡淺河水輒云未可也由是人頗疑其不狂太守賈穆之官故過其廬與語不應與食不食穆謂曰國家使我來爲卿作君我食卿卿不食與卿語卿不應如是我不中爲卿君當去耳乃曰寧有是邪遂不復

語其明年大發卒伐吳或切問先令伐吳何如不應而謬歌曰祝䖩祝䖩非魚非肉更相追逐本心爲當殺牂羊更殺其羖攊邪人不知所謂會諸軍敗好事者乃推其意疑牂羊謂吳羖攊謂魏於是人皆謂之隱者議郎河東董經特髙其節䆒往視之既至謬爲與之有舊者謂曰阿先濶乎念共避白波時不先熟視而不言經素知其受恩於武陽因復曰念武陽不乃曰已報之矣復與語不應其後野火焚其廬因露臥會冬雪風烈酣寢

不移或以爲死就視如故人莫測其意度年可百餘歲

乃卒或問皇甫謐曰焦先何人曰吾不足以知之考之於

表可略而言矣夫世之所常趨者榮味也形之所不可

釋者衣裳也身之所不可離者屋廬也口之所不能已

者言語也心之所不可絶者親戚也今先棄榮味釋衣

服離屋廬絶親戚閉口不言曠然以天地爲棟宇闇然

合至道之光出有形之表入玄寂之幽一世之人不足

以慼其意四海之廣不能以回其顧妙夫與三皇之先

者同矣結繩以來未及其至也豈常情之所能測量哉
扈累字伯重京兆人初平中山東有青牛先生者字正
方客三輔曉星歷風角鳥情常食青葙芫花年如五六
十者人或識之謂已百餘歲矣時累年四十餘從正方
遊學人謂得正方之術有婦無子建安十六年三輔大
亂又隨正方南入漢中漢中爲曹操所敗正方入蜀累
與相失隨徙民詣鄴喪其婦子丕初又從雒陽遂不復
娶獨居道側以甂甎爲障施一厨牀食宿其中晝日潛思

夜則仰視星宿人或問之閉口不肯言至曹芳時年八九十才如四五十者縣以其孤老給廪日五升五升不足頗傭作以益之粮盡復出人與不取食不求美衣弊緼故尋卒時有石德林者安定人史失其名建安初客三輔長安有宿儒欒文博者學徒數千德林往受業研精詩書性玄黙十六年關中亂南入漢中不殖産業不畜妻孥喜讀老子五千文及諸内書晝夜吟誦至二十四年隨衆還長安徉狂不復識人食不求味冬夏常衣

弊布百結體如無所勝目如無所見獨居窮巷人與之衣食不肯取郡縣以其鰥寡日給廩五升食不足頗出行丐不取多人問其姓字不肯言號之曰寒貧或素與相知者往尉薦之輒拜跪由是人謂不癡車騎將軍郭淮以意氣呼之問其所欲亦不肯言因遺之脯糒及衣不取其衣取其脯一臠糒一斗而已後不知其所終

杜微字國輔梓潼涪人少受學於廣漢任安昭烈定益州徵常稱聾閉門不出建興二年丞相諸葛亮領益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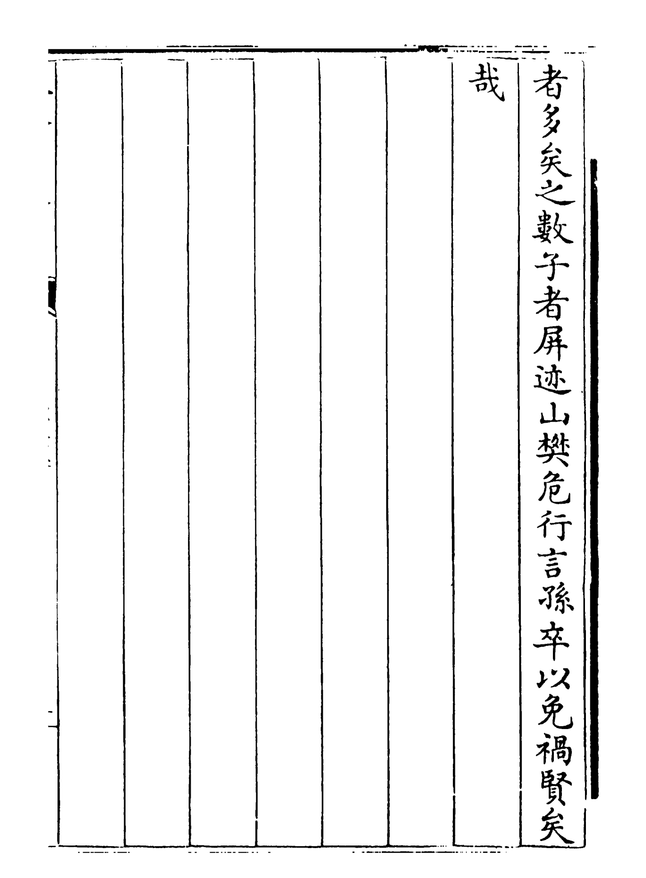
牧選辟皆妙簡舊德以秦宓爲別駕五梁爲功曹微爲主簿固辭亮使輿而致之既至見亮自陳謝亮以微聵於坐與書曰復聞德行飢渴歷時清濁異流無從咨訪王元泰李伯仁王文儀楊季休丁君幹李永南兄弟每歎高志未見爲恨猥以空疎統領貴州德薄任重惄焉憂慮朝廷今年始十八天資仁敏愛賢下士天下之人思慕漢室欲與君因天順民輔此明主以隆季興之功著勳竹帛以爲賢愚不相爲謀故自割絕不圖自屈也

微自陳老病求歸亮又與書曰曹丕篡逆自立爲帝是猶土龍芻狗之有名也欲與羣賢因其邪僞以正道滅之恠君未有相誨便欲求還閑丕有大興勞役以向吳楚今因丕多務且以閉境勤農育養民物繕治甲兵以待其挫然後伐之可使兵不戰民不勞而天下定也君但當以德輔時耳不責君以軍事何爲汲汲欲求去乎其敬慕之如此拜諫議大夫以從其志五梁者字德山犍爲南安人以儒學節操稱由議郎遷諫議大夫五官

中郎將

劉穎廣陵人史佚其字精意典籍隱居不仕孫權聞其名召之以疾固辭其弟略為零陵太守卒官穎往赴馮權知其託疾忿之急驛收錄穎素與衛尉嚴畯善畯聞馳語穎使還謝權怒免畯官而穎得免罪

贊曰易曰不事王侯高尚其志謂所重在此而不在彼也若管張數子特避世之士耳蓋所謂天地閉賢人隱者也方是時姦雄睥睨神器仇讎正士士以才知殺身


者多矣之數子者屏迹山樊危行言孫卒以免禍賢矣
哉

續後漢書卷二十二

續後漢書卷二十三

宋 蕭常 撰

列傳十八

李意其蜀郡人有道術昭烈欲伐吴遣人迎之既至訪以吉凶意其不答而索紙筆畫兵馬器杖十數紙已便一一手裂之又畫一大人掘地埋之徑去帝不說已而出師征吴敗績而還憤恥發病遂崩人乃知畫大人而埋之者帝崩之象或云意其生於孝文帝時

周羣字仲直巴西閬中人父舒學術於廣漢楊厚名亞董扶羣少傳其父業專心候氣於庭中作小樓家富多僮常令更直樓上望氣以告即自視之不避晨夜故凡有氣候察之爲審是以所言多中州牧劉璋辟爲師友從事建安十二年十月有星孛于鶉尾羣以爲荆州牧將死而國亡明年秋劉表卒曹操取荆州而不能有十七年十二月星孛于五諸侯羣以爲西方專據土地者皆將失之是時劉璋據益州張魯據漢中韓遂據涼州

宋建據枹罕其後相繼亡滅昭烈定蜀以爲儒林校尉

昭烈欲與曹操爭漢中以問羣對曰當得其地不得其

民若出偏軍必不利宜戒之時州後部司馬蜀郡張裕

字南和亦明占候而天資過於羣諌曰不可爭漢中軍

必無利後果得地而不得其民時遣將軍吳蘭雷銅等

入武都皆沒不還於是舉羣茂才裕私語人曰歲在庚

子天下當易代人客白其言坐棄市裕又精相術每覽

鏡視其面自知當刑死未嘗不擲之于地羣卒子巨頗

傳其術

吳範字文則會稽上虞人以治歴數知風氣聞於郡中舉有道遭亂不行會孫權起東南範委質焉每有災祥輙推數言狀其言多驗初權欲討黄祖範曰今玆少利不如明年明年戊子荆州劉表亦身死國亡權遂攻祖卒不能克明年軍出行及尋陽範見風氣因詣舡賀權兵急行至即破祖祖夜亡權恐失之範曰未遠必獲至五更中果得之劉表竟死荆州分割及壬辰歳範又曰

歲在甲午劉玄德當得益州後呂岱從蜀還言玄德部
衆離散死亡且半事必不克權以難範範曰臣所言者
天道也而岱所見者人事耳昭烈卒得蜀權與呂蒙謀
襲關羽近臣多以爲不可權以問範範曰得之後羽在
麥城使使納降權問範竟當降否範曰彼有走氣言降
詐耳權使潘璋要其徑路覘者還白羽已去範曰雖去
不免問其期曰明日日中權立表下漏以待之及日中
不至權問其故範曰時尚未正中也頃之有風動帷範

拊手曰羽至矣須臾外稱萬歲傳言得羽後權與魏為好範曰以風氣言之彼以貌來其實有謀宜為之備昭烈盛兵西陵範曰後當和好皆如其言拜騎都尉領太史令權數訪其術祕之不以要者告權由是恨之初權為將軍時範常言江南有王氣亥子之間有大福慶權曰若如所言以君為侯及為吳王範時侍宴曰昔在吳中嘗言此事大王識之邪權曰有之因呼左右以侯綬帶範範知權欲以厭前言輒手推不受及後論功行封

以爲都亭侯詔臨出權恚其斬術削其名範爲人剛直
頗好自譽然與人交有終始嘉興魏滕者同郡相善滕
嘗有罪權怒甚云敢有諫者死範謂滕曰與汝偕死滕
曰死而無益何用死爲範曰安能慮此坐視汝邪乃髡
頭自縛詣門下使鈴下以聞鈴下曰必死不敢白範曰
汝有子邪曰有曰使汝爲吳範死子以屬我鈴下曰諾
乃排閤入言未卒權大怒投以戟逡巡走出範因哭入
叩頭流血言與涕俱良久權意釋乃免滕滕見範謝曰

父母能生我不能免我於死丈夫相知如汝足矣何用多爲建興四年病卒預知死日謂權曰殿下其日當喪軍師權曰吾無軍師範曰大王出軍臨敵須臣言而後行臣乃殿下之軍師也至其日果卒滕字周林祖父河内太守朗與八俊之列滕剛直行不苟合雖遭困厄終不回撓初亦忤策幾殆賴其母救護得免歷歷山潘陽山陰三縣令鄱陽太守

趙達河内人少受學於漢侍中單甫用思精密謂東南

有王者氣可以避難故脫身渡江治九宮一筭之術究
其微旨是以能應機立成對問若神至計飛蝗射隱伏
無一不中或難之曰飛者固不可校誰知其然此迨妄
耳達使人取小豆數升播之席上立處其數驗覆果信
嘗過其所知所知爲之具食食畢謂曰倉卒乏酒肴無
以叙意達因取盤中隻箸再三縱横之乃言卿東壁下
有美酒一斛又有鹿肉三斤何得言無主人情得慚曰
以卿善射故相戲耳遂出酒酣飲又有書簡上作千萬

數著空倉中令達筭之達處如數云但有名無實其精
如此達祕惜其術自闞澤殷禮皆名儒善士親屈節受
學祕而不告太史丞公孫滕少師事達勤苦積年許授
之而復止滕它日齎酒具候顔色拜跪而請達曰吾先
人得此術欲圖爲帝王師自入仕來三世不過太史郎
誠不欲傳之人且此術微妙頭乘尾除一筭之法父子
不相語然以子篤好不倦今真以相授矣酒數行達起
取素書兩卷大如手指曰當寫讀此則自解也吾久廢

不復省今欲審閱一過數日當以相與滕如期至則陽求索驚言失之云女壻昨來必爲所竊初孫權行師每令達推步皆如其言權問其法達終不言以是見疎達甞笑謂諸星氣風術者曰當回筭帷幙不出户牖以知天道而反晝夜以望氣祥不亦勞乎甞引筭自校歎曰吾筭且盡其年月日其終矣及期而卒

劉惇字子仁平原人遭亂避地廬陵以明天官事孫輔占數顯於南土每有水旱盜賊皆先期以告無不中者

輔異焉以爲軍師軍中敬事之號曰神明孫權在豫章時有星變以問惇惇曰災在丹陽權曰何如曰客勝主人至某日當得問時邊鴻作亂卒如其言惇於諸術皆善尤明太一能推演其事窮盡要妙著書百餘篇名儒刁玄稱美之惇亦寶祕其術故世無傳之者時有葛衡者字思眞吳人明天官性機巧作渾天使地居于中以機動之天轉而地止上應晷度皆驗不差

皇象字休明廣陵江都人幼工書時張子並陳梁甫能

書甫恨逋並恨峻象斟酌其間備極其妙北方善者不能及也于時有嚴武子卿者吳衛尉峻再從子也圍棊莫與輩宋壽者占夢十不失一曹不興善畫孫權使畫屏風誤落筆點素因就作蠅既進權以手揮之孤城鄭嫗能相人及吳範劉惇趙達八人世皆稱妙謂之八絕杜夔字公良河南人以知音爲雅樂郎中平五年以疾去官避亂荆州劉表令與孟曜爲漢帝合雅樂備表欲庭觀之夔曰今將軍號不爲天子合樂而庭作之無乃

不可乎表納其言而止後表子琮附曹操操以夔為軍謀祭酒參大樂事因令創制雅樂夔善鍾律該通八音聰敏過人惟歌舞非所長時散郎鄧靜尹齊善雅樂歌師尹胡能歌宗廟郊祀之曲舞師馮肅服養曉知先代諸舞夔統研精遠考諸經近采故事教習講肄備作樂器以復先代之樂漢鑄鍾工柴玉有巧思夔令鑄銅鍾其聲鈞清濁多不如法數毀屢作玉甚苦之謂夔清濁任意夔玉更相是非操取所鑄更試然後知夔為精而

玉之妄也於是斥玉爲養馬士曹丕時爲大樂令協律都尉丕嘗令夔與左顒等於賓客之前吹笙鼓琴夔有難色丕不說後以它事繫夔使顒等就學夔自謂所習者雅樂仕宦有本意尤不樂竟免官卒弟子河南邵登張泰桑馥皆至大樂丞下邳陳頏司律中郎將自左延年等雖妙於音咸善鄭聲其好古存正皆不及夔馬鈞字德衡扶風人訥於言辯而巧思絶世曹叡時爲給事中與常侍高堂隆將軍秦郎語及指南車二子謂

古無有記言之虛也鈞曰古有之顧未之思耳二子哂之鈞曰空言無益不如試之於是隆等以白㪘㪘令作之而車成鈞嘗見諸葛亮連弩曰巧則巧矣未盡善也自言作之可令加五倍傅玄著書稱之曰馬先生天下之名巧其爲時流推許如此

朱建平沛國人善相人曹操當國召爲郎子丕爲五官將時坐客三千餘人丕問已年壽又令偏閱衆賓建平曰將軍壽八十四十時當見小厄願謹護之謂夏侯威

曰君四十九爲牧當有厄若過此可致七十致位公輔
謂應璩曰君六十二爲常伯有厄前此一年當見一白
狗而旁人不見也謂曹彪曰若據藩國至五十七當厄
於兵初潁川荀攸鍾繇相善攸先亡子幼繇經紀其家
欲嫁其妾與人書曰吾昔與公達嘗問相於建平建平
曰荀君雖少然當以後事付鍾君吾時嘲之曰惟當嫁
卿阿鶩矣何意此子竟爾蚤殁戲言遂驗乎今欲嫁阿
鶩使得善處追思建平之妙雖唐舉許負何以復加曹

丕年四十病困謂左右曰建平所言八十謂晝夜也吾其決矣未幾果死夏侯威爲兖州刺史年四十九十二月上旬得創疾念建平之言自分必死至下旬疾愈歲除晏僚屬曰吾所苦漸平明日雞鳴年便五十建平之戒過矣客罷至瞑疾動夜半而卒璩六十一爲侍中直省内欻見白狗問之衆人悉無見者於是數游飲自娱過期一年年六十三卒曹彪封楚王年五十七坐與王凌通謀死惟相王昶陳喜王肅有蹉跌云又善相馬丕

將出取馬入建平道遇之語人曰此馬今日死矣丕將乘馬馬惡衣香驚齧丕膝丕大怒殺之建興中卒

周宣字孔和安樂人爲郡吏太守楊沛夢人曰八月一日曹操當至必與君杖飲以藥酒使宣占之時黄巾賊起宣對曰夫杖起弱者藥治人病八月一日賊必除滅至期果破東平劉楨夢蛇生四足穴居門中使宣占之宣曰此爲國夢非君家事也當殺女子之作賊者頃之女賊鄭姜夷滅以蛇女子之祥足非蛇之所宜故也曹

丕嘗問曰吾夢殿屋兩瓦墮地化爲雙鴛鴦此何祥也對曰後宮當有暴死者丕曰吾詐卿耳對曰夫夢者意耳茍以形言便占吉凶言未畢黄門令白宮人相殺無幾丕復問曰我昨夜夢青氣自地屬天對曰當有貴女子寃死時丕已遣使賜其妻甄氏死聞宣言而悔遣人追之不及矣復問吾磨錢文欲令滅而愈益明何邪宣悵然不對丕固問之對曰此陛下家事雖意欲爾而太后不聽是以文欲滅而明耳時丕欲殺弟植逼於其母

但貶爵秩以宣爲中郎屬太史嘗有問云吾夜夢芻狗其占若何荅曰君欲得美食耳有頃出行果遇豐膳後又問云昨夜復夢芻狗何也對曰君欲墮車折脚宜戒之有頃果如其言後又問復夢芻狗云何曰君家欲失火當善護之俄而火起其人乃語宣曰前後皆不夢聊試君耳何以皆驗對曰此神靈動君使言故與眞夢無異也又問曰三夢芻狗而其占不同何也對曰芻狗者祭神之物故君始夢當得飲食也祭祀既畢則芻狗爲

車所轢故中夢當墮車折脚既車轢之後必載以爲樵故後夢憂失火也宣之叙夢類此世以比建平之相曹㪚末年卒有趙直者亦善占夢漢前軍師魏延從諸葛亮北征夢頭上生角旦以問直直謬曰麒麟有角而不用此不戰而賊自破之象也退而告人曰角之爲字刀下用也頭上用刀其凶甚矣竟爲楊儀所殺何祗嘗夢井中生桑直曰桑非井中之物會當移植然桑字爲文四十八君壽恐不過此祗後守犍爲卒時年四十八竟

如其言

管輅字公明平原人貌寢而嗜酒飲食言戲不擇非類故人愛之而不敬也父爲利漕長民郭恩者兄弟三人皆得躄疾使輅筮之輅曰卦中有君本墓墓中有女鬼非君伯母則叔母也昔饑饉之世當有利其數升米者排之井中嘖嘖有聲推一大石下破其頭孤魂冤痛自訴於天於是恩涕泣服罪廣平劉奉林正月中婦疾困已具送終之制輅占之曰命在八月辛卯日中時林謂

不然已而婦疾愈至秋而殁輅嘗往見安平太守王基基令作卦輅曰當有賤婦人生男墮地即走入竈中死又牀上當有大蛇銜筆烏來入室中與燕共鬬燕死烏去有此三怪基大驚問吉凶焉在輅曰官舍久遠魑魅魍魎為怪耳兒生便走非能自走直宋無忌之妖將之入竈耳大蛇銜筆老書佐耳烏與燕鬬老鈴下耳今卦中見象而不見其凶知非妖咎之兆自無所憂也後竟無患清河王經去官還家語輅曰近有一怪欲煩作卦

卦成輅曰爻吉不爲怪也君夜在堂戶有一流光如燕
爵者入君懷中殷殷有聲內神不安解衣彷徉招呼婦
人覓索餘光經大笑曰誠如君言輅曰吉遷官之兆也
其應行至頃之爲江夏太守輅嘗至安德令劉長仁家
有鵲鳴閤屋上其聲甚急輅曰鵲言東北有婦昨殺夫
牽引西家人不過日在虞淵之時告者至矣到莫果見
東北同伍民來告鄰婦手殺其夫詐言西家人與夫有
隙又至列人典農王弘直所有雄雉來集內鈴柱頭弘

直大不安令輅占之輅曰吉五月必遷官至期果遷渤海太守輅兄孝國居斥丘輅往候之會有二客客去輅謂孝國曰此二人天庭及口耳之間皆有凶氣異變俱起雙魂無宅流魂于海骨歸于家法皆當死後數十日二人飲醉夜共載車牛驚下道墮漳河中皆溺死于時輅之鄰里外户不閉無敢為盜清河太守華表召為文學掾安平趙孔曜薦輅於冀州刺史裴徽徽辟為文學從事一見與語便如故知再見轉鉅鹿從事三見遷治

中尋轉別駕至十月舉秀才歲未盡三日吏部尚書何晏召之適鄧颺在坐晏曰聞君著爻神妙試為作一卦位當至三公不又問連夢青蠅數十集鼻端驅之不去此何祥也輅曰君侯位重山嶽而懷德者鮮畏威者衆非小心翼翼多福之人又鼻者艮此天中之山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今青蠅穢惡而集焉位峻者顛輕豪者亡不可不思害盈之數是故山在地中曰謙雷在天上曰壯謙則裒多益寡壯則非禮勿履未有損已而不光

大行非而不傷敗願君侯追六爻之旨彖象之義然後三公可至青蠅可驅也颺曰此老生之常譚輅曰夫老生者見不生常譚者見不譚晏曰正歲當相見旣還具以此語其舅夏大夫舅責輅言太切輅曰與死人語何所畏邪舅大怒謂爲狂悖正歲西北大風後十餘日聞晏颺皆爲司馬懿所殺舅氏乃服始輅過魏郡太守鍾毓共論易義輅言卜可知死生之日毓使筮其生月日如其言無差舛毓愕然曰君可畏也死以付天不以付

君遂不復筮輅隨軍西行過毋丘儉先墓倚樹哀吟人問其故輅曰林木雖茂無形可久碑誄雖美無後可守玄武藏頭蒼龍無足白虎銜尸朱雀悲哭四危以備法當滅族不過二年其應至矣卒如其言延熙十八年弟辰謂輅曰司馬大將軍待君意厚冀當富貴乎輅太息曰吾自知有命耳然天與我才不與我壽恐四十七八間不見女嫁男娶婦若得免此欲作雒陽令可使枹鼓不鳴路不拾遺但恐至太山治鬼不得治生人耳辰問

其故曰吾額無生骨眼無守睛鼻無梁柱脚無天根背無三甲腹無三壬此皆不壽之驗又吾本命在寅加月蝕夜生天有常數不可得諱但人不知耳是歲八月爲少府丞明年二月卒年四十八辰常欲從受卜相之術輅曰夫卜非至精不能見其數非至妙不能覩其道孝經論語足爲三公無用知之也故子弟無得傳其業者贊曰天道茫昧不可致詰聖人不求知之惟知修吾之德耳術如裨梓且或驗或否况餘人乎然數子之言時

有可采姑存于篇亦遷史傳日者之意云

續後漢書卷二十三

續後漢書卷二十四

宋　蕭常　撰

吳載記一

威靈不君天禄厥德閹寺専制忠良屏息人被荼毒顚天以戚羣盜乗之馴至覆國董卓首難旋被梟磔二袁劉呂尋亦顛踣猰㺄孫曹旻固弗格或阻江東或猘河北爭為彊雄驅民鋒鏑戹會未夷虐焰滋赫昭烈草創配天立極混一之功匪朝伊夕天不祚漢人與世隔孫

氏於國犄角有力丕叡濟凶愈肆禍賊雖逭天誅三馬伏櫪夷考廢興徒勞採摭列之載記附著於策

孫堅字文臺吳郡富春人蓋武之後也少以勇力聞府召署假尉大破會稽妖賊許昌刺史臧旻上其功詔除鹽瀆丞再徙下邳中平元年黄巾賊帥張角起魏郡天下響應靈帝遣車騎將軍皇甫嵩中郎將朱儁等討之儁表堅為佐軍司馬募得精兵千人從儁奮擊所向無前汝潁賊困迫走保宛城堅身當一面先登衆從之遂

拔其城雋以狀聞拜别部司馬邊章韓遂擁兵涼州中郎將董卓討擊無功遣司空張温行車騎將軍西討章等表堅叅軍事屯長安温以詔書召卓卓不時至温責讓之卓應對不屈堅時在坐耳語温曰卓不怖罪而鴟張大言宜以召不時至陳軍法誅之温曰卓素著威名於隴蜀今日殺之西行無依堅曰明公親董王師威震天下何賴於卓觀卓所言不假明公輕上無禮一罪也章遂跋扈經年當以時進討而卓云未可沮軍疑衆二

罪也受任無功應召稽留而軒昂自高三罪也古之名將仗鉞臨衆未有不斬斷以示威是以穰苴斬莊賈魏絳戮揚干今明公垂意於卓不即加誅虧損威刑於是乎在溫不忍發堅因起出章遂聞大軍至部落離散皆乞降軍還議者以軍未臨敵不斷功賞然聞堅數卓三罪勸溫斬之無不歎息拜議郎時長沙名賊區星自稱將軍衆萬餘人攻圍城邑乃以堅為長沙太守克破星等周朝郭石亦起零桂與星相應堅越境討擊皆平之

錄前後功封烏程侯靈帝崩董卓擅政州郡並起義兵欲以討卓堅聞之撫膺歎曰張公昔從吾言朝廷今無此難也於是亦舉兵荆州刺史王叡素遇堅無禮堅過殺之比至南陽衆數萬人太守張咨聞軍至晏然自若堅移檄請餉軍咨不與明日詣堅主簿入白堅南陽太守稽留義兵使賊不時討請按軍法遂斬咨于軍門一郡震慄前到魯陽與袁術會術表堅行破虜將軍領豫州刺史遂治兵于魯陽城當進兵討卓長史公仇稱還

州督軍糧祖道于城東門外官屬並會卓遣步騎數萬逆戰輕騎數十奄至堅方行酒談笑敕部曲整行陳毋得妄動後騎漸益堅徐罷坐導引入城乃謂左右曰向所以不即起者恐兵相蹈籍諸君不得入耳卓兵見堅士衆甚整不敢攻城乃引還堅移屯梁東大為卓軍所攻與數十騎潰圍而出堅常著赤罽幘令親近將祖茂著之卓騎爭逐茂故堅從間道得免茂困迫下馬以幘冠冢間燒柱因伏草中卓騎望見圍之數重既近始覺

乃去堅復收兵合戰於陽人大破卓軍梟其都督華雄等或間堅於術術懷疑不給軍糧陽人去魯陽百餘里因夜馳見術畫地而言曰所以出身不顧上為國家討賊下為將軍家門之私讎堅與卓非有骨肉之怨也而將軍受譖潤之言遂相嫌疑術踧踖即調發軍糧堅還屯卓憚堅猛鷙乃遣其將李傕等來請和堅曰卓逆天無道蕩覆王室今不夷汝三族縣示四海吾死不瞑目復進軍大谷拒雒九十里卓謂長史劉艾曰關東軍無

能為也惟孫堅小戇頗能用人當語諸將避之卓尋徙
都關中焚燒雒邑堅乃前至雒修復諸陵掃除宗廟祠
以太牢引軍還屯魯陽時關東州郡務相兼并袁紹遣
會稽周喁來襲豫州堅慨然歎曰同舉義兵將社稷是
衛逆賊垂破而自相陵若此誰與戮力乎言發涕下初
平三年術使堅攻荆州劉表表遣黄祖逆於樊鄧之間
堅擊破之追渡漢水遂圍襄陽單馬行峴山中流矢死
時年三十七四子策權翊匡權僭號偽謚武烈皇帝

策字伯符堅初興義兵策時十餘歲將母徙居舒與周

瑜相友善陰結士大夫江淮間人咸向之堅卒還葬曲

阿已乃渡江居江都舅吳景為丹陽太守策乃載母徙

曲阿時年十七與孫河呂範俱就景召募得數百人時

廣陵張紘名有智數策詣紘咨以世務曰方今漢祚中

微英雄並起未有能扶危濟亂者先君與袁氏共破董

卓功業未究而為黄祖所害策雖愚穉竊有微志欲從

袁揚州求先君遺兵就舅氏於丹陽收合離東據吳會

以雪雠恥為朝廷外藩因涕泗横流紘見其忠壯乃曰君紹先侯之軌有驍武之名若投丹陽收合吳會則荆揚可一雠敵可報據長江奮威德誅除羣穢匡輔漢室功業侔於桓文豈徒外藩而已哉方今世亂多難若功成事立當與同好俱南濟也策曰與君同符合契行矣以老母弱弟付於君策無回顧憂遂從袁術於壽春術奇之以堅部曲還策又募得數百人太傅馬日磾仗節安集關東以禮辟策表拜懷義校尉術大將喬蕤張勲

皆傾心敬焉術常歎曰使術有子如孫郎死亦何恨策騎士有罪逃入術營使人就斬之詣術謝術曰兵人好叛當共疾之何謝也由是軍中益憚之初術許策為九江太守已而更用丹陽陳紀術後欲攻徐州從廬江太守陸康求米三萬斛康不與術大怒遣策攻之謂曰前悔用陳紀今若得康廬江真卿有也策攻拔之術復用其故吏劉勲策益失望乃說術乞助吳景等平定江東術表策為折衝校尉行殄冦將軍兵材千餘騎數十賓

容願從者數百人比至歷陽衆五六千渡江轉戰所向無敵軍令整肅百姓懷之策美風儀好談笑性豁達善用人是以士民莫不盡心樂為致死策時年少雖有位號人皆呼為孫郎時揚州刺史劉繇治曲阿聞策至棄軍走諸郡守皆委城去遂引兵渡浙江據會稽屠東冶及攻破嚴白虎等盡更置長吏策自領會稽太守復以吳景為丹陽太守孫賁為豫章太守分豫章為廬陵郡以賁弟輔為廬陵太守丹陽朱治為吳郡太守彭城張

昭廣陵陳松陳端與張紘等為謀主是歲興平二年也
建安初遣奉正都尉劉由五官掾高承奉章詣許貢獻
時袁術僭號策以書責而絶之天子遣議郎王輔奉詔
拜騎都尉襲封烏程侯領會稽太守三年又遣使貢方
物制書拜討逆將軍進封吳侯四年袁術死其長史楊
弘大將張勳等將其衆就策廬江太守劉勳要擊悉虜
之收其珍寶以歸策聞之偽與盟好時豫章上繚宗民
萬餘家在江東策勸勳取之勳既行策襲拔廬江降其

衆勲獨與其麾下數百人奔曹操五年操與袁紹相拒於官渡策欲襲許迎天子密治兵部分諸將未發會為故吳郡太守許貢客所殺先是策殺貢貢小子與客亡匿江邊策單騎出卒與客遇客擊傷策創甚謂張昭等曰中國方亂夫以吳越之衆三江之固足以觀成敗公等善相吾弟即呼權佩以印綬謂曰舉江東之衆決機於兩陳之間與天下爭衡卿不如我舉賢任能各盡其心以保江東我不如卿至夜卒時年二十六權僭號追

諡長沙桓王封子紹為吳侯後改封上虞卒子奉嗣為

孫皓所殺

賛曰自董卓稱亂四方倡義而起者非一然皆負恃其

衆因之以自封殖卒無一人嬰其鋒者獨堅一戰而敗

之遂使西走修復園陵祇祀廟社此其忠義奮發豈袁

劉輩可同日語哉惜其孤軍無繼功弗克就而其志有

足尚也策以孤童子奮一旅之衆不奄旬而據有江東

其智勇謨斷絶人遠矣不幸早世惜哉

權字仲謀策既定諸郡以為陽羨長時年十五郡察孝廉州舉茂才行奉義校尉漢以策遠修職貢遣使者劉琬來錫命琬語人曰吾觀孫氏兄弟雖各才秀明達然皆祿祚不終惟中弟孝廉有大貴之表又最壽建安五年策卒以事付權權哭未已長史張昭謂曰孝廉此寧哭時耶乃扶上馬使出巡軍是時惟有會稽吳郡丹陽豫章廬陵然深險之地猶未盡從而賓旅寄寓之士以安危去就為意未有君臣之分張昭周瑜等謂權可與

共成大業故委心焉朝廷以為討虜將軍領會稽太守
屯吳待張昭以師傅之禮而周瑜程普呂範等為將帥
招延名士魯肅諸葛瑾等為賓客分部諸將鎮撫山越
討不從命八年西攻黃祖破其舟師還過豫章使呂範
平鄱陽會稽程普討樂安山冦太史慈領海昏韓當周
泰呂蒙等為劇縣令長十年使賀齊討定上饒分為建
平縣十二年西攻黃祖十三年復攻黃祖禽之梟其首
分黟歙為始新新定黎陽休陽縣以上六縣為新都郡

荆州牧劉表死遣魯肅弔其二子且觀其變肅未至而曹操已入其境表子琮降操時昭烈欲南濟江與肅遇肅因傳權意昭烈進駐夏口使諸葛亮詣權于時曹操初得荆州形勢張甚使遺權書曰今治水軍八十萬衆方與將軍會獵于吳權以書示其羣臣莫不失色多勸權迎之惟周瑜魯肅執拒操之議意與權同乃使瑜與程普為左右督各領兵萬餘人與昭烈會遇操於赤壁大破其軍操走士卒死者大半瑜等追至南郡操留曹

仁徐晃於江陵使樂進守襄陽時甘寧在夷陵為仁別
將所圍用吕蒙計留淩統以拒仁以其兵半救寧軍以
勝還權自率衆圍合肥使張昭攻九江之當塗昭兵不
利權攻城踰月不能克曹操遣軍來援未至權退十四
年瑜仁相拒歲餘殺傷甚衆委城北走乃以瑜為南郡
太守昭烈表權行車騎將軍領徐州牧十五年分豫章
為鄱陽分長沙為漢昌郡以魯肅為漢昌太守屯陸口
十六年徙治秣陵明年城石頭改秣陵為建業聞曹操

欲來寇作濡須塢十八年操出濡須輕船夜渡洲上權以水軍圍之俘三十餘人溺死者亦數千人權復乘船從濡須口入操使弓弩亂發箭著其船船偏重乃回船復以一面受箭箭均船平乃作鼓吹還操望其舟船器杖軍伍整肅歎曰生子當如孫仲謀劉景升兒子豚犬耳權遺操書曰春水方生公宜速去別紙云足下不死孤不得安操語其下曰孫權不欺孤乃還初操恐瀕江郡縣為權所畧皆令內徙民轉相驚自廬江九江蘄春

廣陵戶十餘萬皆東渡江江西遂虛合肥以南惟有皖城十九年夏權攻皖城克之獲廬江太守朱光男女數萬口是歲昭烈定益州二十年權遣諸葛瑾從求荆州昭烈不許權怒遣呂蒙取長沙零陵桂陽三郡使魯肅以萬人屯巴丘以禦關羽權駐陸口為諸軍節度昭烈來攻會曹操入漢中昭烈西還尋以荆州之長沙夏口桂陽以東自予南郡零陵武陵以西歸漢權歸自陸口攻合肥不克徹軍還權與凌統甘寧等猶在津北為曹

操將張遼所襲統等以死扞權權乘駿馬越津橋得免遼問吳降人向有紫髯將軍長上短下便馬善射為誰對曰孫仲謀遼與軍歎恨二十二年與曹操連和二十四年關羽圍曹仁於襄陽操遣于禁等救之羽盡虜禁等步騎三萬送江陵惟城未拔權内憚羽得志不為已利遂遣呂蒙襲公安獲將軍傅士仁南郡太守麋芳以郡降陸遜別取宜都守峽口以備西兵關羽還當陽西保麥城因遁去權遣潘璋等追斬羽遂有荆州操表權

為驃騎將軍荆州牧封南昌侯是歲分宜都秭歸二縣為固陵郡二十五年操死子丕篡漢改元黄初明年四月昭烈即皇帝位于成都建元章武權自公安遷鄂改鄂為武昌以武昌下雉尋陽陽新柴桑沙羨六縣為武昌郡八月城武昌冬稱藩于曹丕丕封為吳王是歲天子親帥六師來討權遣陸遜等帥衆拒王師以其子登為太子章武二年王師敗績于猇亭初權叛漢而附曹丕丕遣人徵權任子權不受秋丕遣其將曹休等來攻

權改元黄武臨江固守冬十一月大風權將吕範等兵溺死者數千人曹休以敢死士襲攻徐陵殺畧士衆權將全琮徐盛追斬丕將尹盧殺獲甚衆十二月遣大中大夫鄭泉聘于天子改夷陵為西陵三年曹丕將曹真分軍據江陵中洲改四分歷用乾象歷三月曹仁遣其偏將常雕等以兵五千乘油船晨渡濡須中洲仁子泰因引兵急攻朱桓桓拒之别遣其將嚴圭擊破雕等餘衆遁去夏四月昭烈皇帝崩皇太子即皇帝位改元建

興先是戲口守將晉宗殺都將王直以衆叛附曹丕丕
以為蘄春太守數犯邊境六月權遣賀齊等襲蘄春生
虜宗冬十一月天子使中郎將鄧芝來聘二年夏權遣
其輔義中郎將張温聘于漢九月曹丕來攻至廣陵望
大江曰彼有人焉未可圖也乃還三年冬鄱陽賊彭綺
攻没諸縣衆數萬人四年陸遜請敕諸將增廣農畆以
寬民力夏曹丕死秋權帥衆攻江夏圍石陽不克分三
郡惡地十縣為東安郡以全琮為太守討平山越冬陸

遜勸施德緩刑寛賦息調權報曰法令之設欲以遏惡
防邪此為先令後誅不欲使有犯者耳君以為太重當
重咨謀務欲其可至於發調者徒以天下未定事以濟
衆若徒守江東兵自足用顧坐自守可陋耳若不豫調
恐倉卒不可用也於是令有司盡冩科條使郎中褚逢
齎以就遜及諸葛瑾意所不安令損益之分交州置廣
州俄復舊五年春諸將獲彭綺韓當子琮奔魏六年罷
東安郡夏鄱陽太守周魴偽叛以誘曹叡將曹休權至

皖口使陸遜督諸將大破休於石亭休走發病死改合
浦為珠官郡七年夏僭即尊位于武昌改元黃龍六月
天子使衛尉陳震來聘秋九月遷建業徵上大將軍陸
遜輔太子登掌武昌留事八年立都講祭酒遣將軍衛
温諸葛直將甲士萬人浮海求夷洲及亶洲亶洲絶遠
不可得至但得夷洲數千人還温直以無功誅是歲築
東興堤以遏湖水九年遣潘濬帥衆攻武陵蠻夷夏野
蠶成繭由拳野稻生改為禾興縣會稽嘉禾生明年改

元嘉禾遼東太守公孫淵遣其校尉僞稱藩於權權大說十一年遣太常張彌執金吾許晏等將兵萬人九錫備物乘海授淵舉朝皆諫以為淵不可信權終不聽淵果斬彌晏等送其首于曹叡盡没其兵資權大怒欲自討淵薛琮等切諫乃止是歲權攻合肥新城遣全琮攻六安皆不克十二年以歲不登寛諸逋負夏遣陸遜諸葛瑾等屯江夏沔口孫詔張承等向廣陵淮陽權自帥大衆圍合肥新城時漢丞相亮以王師討曹叡出武功

權謂魏軍必不能遠出而曹叡遣司馬懿拒王師自救合肥權乃退秋以諸葛恪為丹陽太守討山越冬復以曲阿為雲陽丹徒為武進是歲遣侍中是儀聘于漢十三年曹叡以馬求易珠璣翡翠玳瑁權曰此皆孤所不用而可得馬何苦而不聽十四年鑄大錢一當五百十五年冬諸葛恪平定山越北屯廬江延熙元年權改赤烏鑄當千大錢初權信任校事呂壹壹性苛慘用法深刻自太子登而下數諫權皆不納大臣由是不敢言後

壹姦罪覺伏誅權引咎自責乃使中書郎袁禮謝過於諸大將因問時事所當損益二年夏城沙羨三年勸課農桑令郡縣治城郭起譙樓穿塹發渠以備盜賊冬開倉賑饑四年夏遣全琮侵淮南決芍陂燒安成邸閣俘其人民諸葛恪攻六安琮與魏將士凌戰于芍陂中郎將秦晃等千餘人戰死朱然圍樊諸葛瑾取租中零陵太守殷禮言於權曰天棄曹氏當虎爭之時而幼童涖事宜自御戎取亂侮亡舉荆揚之衆使彊者執戟羸者

轉餉西師漢軍出隴右授諸葛瑾朱然大衆直指襄陽陸遜朱桓別攻壽春大駕入淮陽歷青徐襄陽壽春困於受敵長安以西務對漢軍許雒之衆勢必分離犄角瓦解民必内應一軍敗績則三軍離心便當秣馬脂車陵蹈城邑乘勝逐北以定華夏若不悉軍動衆循前輕舉則不足大用易於屢動則民罷威消時失力竭非良策也權不能用五月太子登卒曹芳使司馬懿救樊六月軍還秋陸遜城邾五年改禾興為嘉興秋遣聶友陸

凱等討朱崖儋耳是歲立子和為太子六年諸葛恪攻
六安破曹芳將謝順收其人民扶南王范旃遣使獻樂
人是歲司馬懿入舒諸葛恪自皖遷柴桑懿亦尋遁七
年以陸遜為丞相八年遣陳勲將屯田及作士三萬人
鑿句容中道自小其至雲陽西城通會市作邸閣九年
朱然攻曹芳祖中斬獲千餘罷當千錢十年改作太初
宮徙武昌宮材瓦為之諸將及州郡皆義作十一年春
朱然城江陵三月宮成五月番陽言白虎仁十三年廢

太子和立子亮爲太子遣軍十萬作當邑涂塘以淹北道曹芳使王昶圍南郡太守王基攻西陵遣戴烈陸凱拒之皆遁去十四年夏改元太元十一月權祭南郊還寢疾徵諸葛恪爲太傅十五年二月改元神鳳四月權死時年七十一僞謚大皇帝

賛曰權承父兄之資勇而有謀憤曹操竊國嘗有討賊之志烏林之捷亦一時之雋功其後關羽圍襄陽降于禁威振北方操大懼欲徙都以避之權于是時誠能與

羽協力東西並舉則操可圖而漢室可興今乃不然反襲殺羽以媚曹氏不能少降意於帝室之胄而甘心臣賊昭烈之不能混一區夏由此故也他日雖有犄角之功亦無及矣吁惜哉

續後漢書卷二十四

續後漢書卷二十五

宋 蕭常 撰

吳載記二

亮字子明權少子也權春秋高而亮最少故尤鍾愛延熙十三年權既廢和遂以亮為太子十五年權寢疾徵諸葛恪為太傅滕胤為太常輔太子權死亮嗣偽位改元建興以恪為帝太傅胤為衛將軍領尚書事呂岱為大司馬冬恪帥師遏巢湖城東興使全端守西城留略

守東城十二月曹芳使諸葛誕胡遵等步騎七萬圍東興王昶攻南郡毋丘儉向武昌恪帥諸軍大破魏軍於東興死者數萬殺其將韓綜桓嘉等十六年春王昶等皆遁恪等還三月恪帥諸軍伐曹芳圍新城大疫兵卒死者大半秋恪引軍還冬孫峻殺恪于殿堂以峻為丞相十一月有大鳥五見於春申十七年亮改元五鳳孫英謀殺孫峻弗克十八年曹髦將毋丘儉文欽以淮南之衆西入戰于樂嘉閏月孫峻及呂據留賛帥兵襲壽

春軍及東興聞欽等敗進次槀臯欽詣峻降淮南餘衆數萬口來奔曹髦將諸葛誕入壽春峻引軍還二月峻及曹髦將曹珍戰于高亭敗績賛及孫楞蔣修等皆死之三月使朱異襲魏安豐不克秋使馮朝城廣陵十二月作太廟民饑軍士怨叛十九年改元太平春峻用文欽計將攻曹髦八月先遣呂據等帥軍自江都入淮泗九月峻卒以峻從弟綝為侍中武衛將軍領中外諸軍事綝殺呂據滕胤十一月綝自為大將軍孫憲謀誅綝

事泄死十二月使五官中郎將刁玄告亂于天子二十年春以長沙東部為湘東郡西部為衡陽郡會稽東部為臨海郡豫章東部為臨川郡夏四月亮始親政繇所表奏多見詰難數至中書視權舊事問左右侍臣先帝數有特制令大將軍問事但令我書可邪亮嘗出西苑食生梅使黄門至中藏取蜜漬梅蜜中有鼠矢召問藏吏藏吏叩頭亮問吏曰黄門從汝求蜜邪吏曰向求實不敢與黄門不服侍中刁玄張邠請以黄門藏吏付獄

亮曰此易知耳令破鼠矢矢裏燥亮大笑謂玄邠曰若矢先在蜜中中外當俱濕今外濕裏燥必黄門所為黄門首服左右莫不驚悚五月曹髦將諸葛誕以淮南之衆保壽春遣其裨將諸成稱臣上疏又遣子靚長史吴綱諸衙門子弟為質六月使文欽唐咨全端等步騎三萬救誕朱異自虎林帥衆襲夏口夏口督孫壹奔維陽秋孫綝帥衆救壽春次于鑊里綝使異為前部督與丁奉等將介士五萬解圍異以糧餉不繼引還綝大怒殺

異綝自鑊里還建業全緒子禕以其母奔魏十二月全端全懌等自壽春城降魏景耀元年令州郡伐宮材亮以綝專恣與全尚劉承謀誅之事泄九月綝殺尚遣弟恩殺承廢亮為會稽王時年十六

休字子烈權第六子延熈十五年封琅邪王居虎林諸葛恪秉政不欲諸王處瀕江兵馬之地遂徙丹陽太守李衡數以事侵休休請徙他郡又徙會稽景耀元年孫綝既廢亮使孫楷董朝迎休楷朝具述綝等所以奉迎

之意明日遂行十月戊寅至曲阿有老父來謁叩頭曰
事久變生天下喁喁願速行是日進及布塞亭武衛將
軍恩行丞相事帥百僚備法駕迎于永昌亭恩奉符璽
休曰將相諸侯咸推寡人寡人敢不承受羣臣以次奉
引休就乘輿遜以兵千人迎于半野即日僣即尊位改
元永安冬以綝為丞相荆州牧恩御史大夫衛將軍封
縣侯長水校尉張布輔導勤勞為輔義將軍封永康侯
董朝封鄉侯以孫和子晧為烏程侯令曰丹陽太守李

衡以往事之嫌自拘有司夫射鉤斬袪在君為君其遣衡還郡緜一門五侯皆典禁兵權傾人主休恐其有變數加賞賜令曰諸吏家有五人三人兼重為役父兄在都子弟給郡縣吏既出限米軍出又從至於家事無經護者吾甚湣之其有五人三人為役聽其父兄所欲留者為留一人除其米限軍出不從頃之休聞緜逆謀陰與張布謀誅之十二月戊辰臘百僚朝賀公卿升殿令武士縛緜即日伏誅以張布為中軍督置學官立五經

博士見吏之中及將吏子弟有志好者令就業一歲課試差其品第加其位秩二年春備九卿官令曰管子有言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夫一夫不耕有受其饑一婦不織有受其寒饑寒並至而民不為非者未之有也頃年以來州郡吏民及諸營兵多違此業皆浮船長江賈作上下良田漸廢見穀日少欲求大定豈可得哉亦由租入過重農人利薄使之然乎今欲廣開田業輕其租稅差科彊羸課其田畆務令優均使家給戶贍

足相供養則愛身重命不犯科法然後刑罰不用風俗可厚雖太古盛化未可卒致漢文升平庶幾可及三年用都尉嚴密議作浦里塘黜王亮為侯官侯亮自殺以會稽南部為建安郡分宜都置建平郡四年秋遣光禄大夫周奕石偉廵行風俗五年立子𩅦為太子初休名其四子欲使人難犯易避創為奇字長曰𩅦字𥃨次曰𩂯字昷次曰𠀇字𦳀其𠅤意類此以濮陽興為丞相休以興布有舊委以機務布典宫省興關軍

國休銳意典籍欲盡覽百家之言又好射雉欲與博士
祭酒韋昭博士盛沖講論道藝昭沖皆素切直布等恐
入侍發其陰私因妄飾說以遏之又云懼妨政事休曰
書籍之事患人不好好之無傷也此無所為非而君以
為不宜王務學業其流各異不相妨也後以布故竟廢
講業六年夏交阯呂興等反冬曹奐相國司馬昭使其
黨鍾會等犯漢天子使來告難休使丁奉督諸軍向壽
春劉平別議詰施績於南郡議兵所向丁封孫異如沔

中皆救漢未至而漢亡是歲咸興元年也分武陵為天門郡七年復分交州為廣州秋休死時年三十偽謚景皇帝

晧字元宗一名彭祖字晧宗故太子和之子孫休封為烏程侯休死子幼國人謀立長君左典軍萬彧與晧善言之於丞相濮陽興左將軍張布遂迎立之改元元興八月以施績丁奉為左右大司馬張布為驃騎將軍加侍中貶休妻為景皇后晧既得志麤暴驕縱多忌諱好

酒色小大失望布等悔之或譖於皓十一月殺興布是歲魏置交阯太守之郡明年又改甘露殺休妻朱氏又徙休四子於吴追殺其大者二人九月遷居武昌以零陵南郡為始安郡桂陽南郡為始興郡十二月魏亡是歲晉泰始元年也明年皓改元寶鼎分會稽為東陽郡分吴丹陽為吴興郡以零陵北部為邵陵郡十二月復還建業二年六月起昭明宫移居之是歲分豫章廬陵長沙為安成郡三年遣交州刺史劉俊前部督修則等

擊交阯爲晉將毛炅等所破皆死兵潰還合浦明年又改元建衡三年春晧舉大衆出華里母及妻妾皆行東觀令華覈等固爭乃還是歲汜璜破交阯禽殺晉所置守將九真日南皆還屬分交阯爲新昌郡諸將破扶嚴置武平郡鳳凰元年改元西陵督步闡據城降晉遣陸抗攻拔之三年分鬱林爲桂林郡秋改元天冊明年又改天璽會稽太守車浚湘東太守張詠不出算緡就在所斬之狗首諸郡是歲晉咸寧元年也明年改元天紀

三年冬晉遣司馬伷向涂中王渾周浚向牛渚王戎向武昌胡奮向夏口杜預向江陵王濬唐彬浮江東下同時來伐皓遣丞相張悌及陶濬等帥師禦之初皓每宴羣臣皆令沈醉置黄門郎十人為司過之吏宴罷各奏其失大者加刑小者輒以為罪後宮數千而采擇無已或剝人之面鑿人之眼岑昏險詖貴幸致位九列好興功役衆所患苦是以上下離心莫為盡力四年春濬彬所至無不瓦解張悌等既敗而陶濬自武昌還即引見

問水軍消息對曰蜀船小今得二萬兵乘大船戰自足擊之於是合衆授濬節鉞是夕衆潰皓遂降王濬是歲晉太康元年也自權至皓凡五十八年而亡太康四年冬死於雒陽

賛曰亮以童稚受制强臣身且不保其能有立哉休宥李衡戮孫綝可與言知矣而追殺故王不仁孰甚焉皓窮凶極惡卒隕其業非不幸也

登字子高權長子也權為吳王立為太子以諸葛恪張

休顧譚陳表等侍講詩書權欲登讀漢書習諸近代事以張昭有師法重屈致之乃令休從昭受讀還以授登登待接僚屬如布衣之禮太傅張溫言於權曰夫中庶子官最親密切問近對宜用雋德乃以表等為中庶子權既僭號立為皇太子以恪為左輔都尉休為右弼都尉譚為輔正都尉表為翼正都尉是為四友而謝景范慎刁玄羊衜等皆為賔客於是東宮號為多士權遷建業召陸遜輔登鎮武昌登或射獵常遠避民田不踐苗

稼至所頓息又擇空閒之地甞乗馬出有彈丸過左右求之有一人操彈佩丸辭對不服從者欲箠之登不聽使求過丸比之不類乃釋之又甞失盛水金馬盂覺得其人不忍致罰呼而責之勑親近勿言表陳久離定省子道有闕又陳陸遜忠勤無所顧憂建興十一年權攻新城使登居守時年穀不登頗有鈔盜乃表定律令所以防禦甚得止姦之要初登所生庶賤徐夫人母養之後徐以妬廢處吳而步夫人最寵登將拜太子辭曰本

立而道生欲立太子宜先立后權曰卿母安在曰在吳
權默然立凡二十一年年三十三卒臨終上疏曰臣重
惟當今方外多虞師旅未休當厲六軍以圖進取軍以
人為衆衆以財為寶竊聞郡縣民物彫獘姦亂萌生是
以法令煩滋刑辟過重臣聞為政聽民律令與時推移
誠宜與將相大臣詳擇所宜博采衆議寬刑減賦均息
力役以順民望陸遜忠勤出身憂國謇謇在公有匪躬
之節諸葛瑾步隲朱然全琮朱據呂岱吾粲闞澤嚴畯

張承孫怡忠於為國通達國體可令陳便宜蠲除苛煩愛養士卒撫循百姓五年之外十年之内遠者歸復近者盡力兵不血刃而大事可定也既没而後書聞權益以摧感言則隕涕謚曰宣子英封吴侯謝景者字叔發南陽宛人為豫章太守有治迹吏民稱之以為前有顧邵其次即景數年卒官

和字子孝登異母弟也好學下士延熈五年立為太子闞澤為太傅薛綜為少傅而蔡穎張純封俌嚴維等皆

從容侍從是時有司頗以條書問事和以為姦妄之人將因事措意以生禍心不可長也表宜絕之常言士人宜講修術學校習射御以周世務而但交游博奕以妨事業非進取之謂後羣僚侍宴語及博奕和以為妨事費日而無益于用勞精損思而終無所成非所以進德修業積累功緒者也且志士愛日惜力君子志其大者何必博奕乃命侍坐者八人各著論以矯之於是中庶子韋昭退而論奏時蔡穎好奕同僚頗效焉故因以諷

之和母王夫人與全公主有隙會權寢疾和祭於廟和妻叔父張休居近廟要和過其居全公主使人覘之因言太子不在廟中專就妃家計議又言王夫人見上寢疾有喜色權由是發怒夫人憂死而和寵稍衰弟霸覬覦滋甚陸遜吾粲譚顧等數陳嫡庶之義理不可奪全寄楊竺又為霸支黨譖言日至粲下獄誅譚徙交州遂幽閉和于是驃騎朱據等率將吏泥首詣闕請和權甚惡之竟徙和於故鄣衆咸寃之孫休時為孫峻所害霸

和母弟也和敗霸亦賜死
静字幼臺堅季弟也策攻會稽静將家屬與策會於錢塘時太守王朗拒策於固陵静曰朗負阻城守難可卒拔查瀆南去此數十里其道甚徑宜從彼據其内所謂攻其無備出其不意者也吾當自帥衆為軍前隊破之必矣策曰善乃詐令軍中曰頃積雨水濁兵飲之多腹痛令趣具甖缶數百澄水至昏莫羅以然火便分軍夜投查瀆道襲高遷屯朗大驚遣故丹陽太守周昕帥兵

前戰策破旿等遂定會稽表拜奮武校尉累遷昭義中郎將五子暠瑜晈奐譓暠三子綽超恭恭生峻綽生綝峻字子遠累遷武衛都尉侍中權死受遺輔政領武衛將軍典宿衛封都鄉侯既殺太傅諸葛恪遷丞相大將軍督中外諸軍事假節鉞進封富春侯峻素無人望驕矜險賊多所刑殺百姓囂然孫英謀誅之事泄死孫儀孫邵孫恂等欲因朝會殺峻峻覺之儀等自殺并殺公主魯育峻欲城廣陵羣臣皆知其不可而莫敢言惟滕

脩力諫不從而功竟不就後夢為諸葛恪所擊恐懼發病死以國事付綝

綝字子通累遷偏將軍及峻死為侍中武衛將軍領中外諸軍事代總朝政呂據等聞之大怒與諸將連名表滕脩為丞相綝更以脩為大司馬代呂岱駐武昌據引兵還使人報脩欲共廢綝綝表言脩反遂殺脩夷其族於是綝自為大將軍封永寧侯負貴倨傲多行無禮魏將諸葛誕舉壽春請降遣文欽唐咨全端全懌等帥三

萬人救之復遣朱異帥三萬人屯安豐為文欽等援異為魏兵所破綝於是大發軍出屯鑊里復遣異帥丁奉黎斐等五萬人攻魏屯黎漿遣任度張震等募勇敢六千人於屯西六里為浮橋夜渡築偃月壘為魏石苞州泰所破軍欲退異復作車箱圍趨五木城苞泰復攻異異敗歸而魏將胡烈以奇兵詭道來襲盡焚異資糧綝復授兵三萬人使異死戰異不從綝斬之於鑊里而遣弟恩救誕會誕敗引還綝既不能拔出誕而喪敗士衆

自戮名將人莫不怨之綝以孫亮始親政事多所詰難甚懼還建業稱疾不朝使弟據入蒼龍宿衛恩闓等分屯諸營欲以自固亮内嫌綝乃推魯育見殺本末責怒虎林督朱熊熊弟損不匡正峻乃殺熊損綝入諫不從亮遂與公主魯班太常全尚將軍劉承謀誅綝事泄綝殺尚承以兵圍亮召羣司議廢之皆震怖曰惟將軍令綝以亮罪班告遠近尚書桓彝不肯署名綝怒殺之彝者長沙人階之弟也遂徵休立之綝為丞相荆州牧食

五縣恩等皆縣侯一門五侯皆典禁兵權傾一時自孫權以來未嘗有也綝奉牛酒於休休不受齎詣左將軍張布酒酣出怨言曰初廢少主時多勸吾自為之帝非我不立今上禮見拒當復改圖耳布密以聞休銜之或有告綝反者綝懼求出屯武昌將軍魏邈説休曰綝居外必有變武衛士施朔又告綝反有徵休與張布丁奉謀於會誅之十二月戊辰臘綝入賀奉布曰左右縛之綝叩頭曰願徙交州休曰卿何以不徙滕胤呂據復曰

願没為官奴休曰何不以脩㩀為奴遂斬之以其首狥
于外而撫其衆曰諸與綝同謀皆赦不問放仗者五千
人吏綝三族斵孫峻之棺取其印綬以殺魯育故也綝
死時年二十八休恥與峻綝同族除其屬籍稱之曰故
峻故綝云休勅改奠諸葛恪滕脩呂㩀等其坐恪等遠
徙者皆召還
瑜字仲異領丹陽太守加綏遠將軍從權拒曹操於濡
須説權持重權不從果無功自溧陽徙屯牛渚招納廬

江二郡降附甚衆濟陰人馬普篤學好古瑜厚禮之使將吏子弟數百人受業遂立學宫臨饗講肄時諸將皆以軍務為急而瑜獨好典籍雖在軍旅絃誦不絶建安二十年卒

皎字叔朗累遷都護征虜將軍代程普督夏口黄蓋及兄瑜卒并統其軍輕財好施善交結與諸葛瑾厚委廬江劉靖以得失江夏李允以衆事廣陵吴碩河南張梁以軍旅而傾心親待莫不自盡嘗遣兵候獲魏邊將吏

美女以進皎皎更其衣服還之下令曰今所誅者曹氏也其百姓何罪自今以往不得繫其老弱由是江淮間多歸附者嘗以小故與甘寧忿爭或以諫寧寧曰臣子一等征虜雖公子何可專行侮人邪吾值明主但當輸力効死以報所天誠不能隨俗屈曲權聞之以書責皎曰自吾與北方為敵中間十年初時相遲年小令且三十矣孔子言三十而立非但為五經也授卿以精兵委卿以大任都護諸將于千里之外欲使如楚任昭奚恤

揚威於北境非徒使逞和志而已近聞與甘興霸飲因酒侵陵其人其人求屬呂蒙督中此人雖麤豪有不如人意時然其較畧大丈夫也吾親之者非私之也吾親愛之卿踈憎之卿所為每與吾違其可久乎人誰無過貴其能改宜追前愆深其咎責皎得書上疏陳謝遂與寧厚相結後呂蒙當襲南郡權欲令皎與蒙為左右部大督蒙謂權曰若至尊以征虜能宜用之以蒙能宜用蒙昔周瑜程普為左右部督共攻江陵雖事决於瑜普

自恃宿將且俱爲督遂至不睦幾敗國事此目前之戒也權悟謝蒙曰以卿爲大督皎爲後繼襲關羽取荆州皎有力焉建安二十四年子胤爲丹陽侯

奐字季明皎卒代統其衆以揚武中郎將領江夏太守遵皎舊迹禮劉靖李允吳碩張梁及江夏閭舉等每事咨訪奐納於造次而敏於當官軍民稱之權攻石陽還過其軍見其軍容甚整歎曰初吾憂其遲鈍今治軍諸將少能及者吾無憂矣拜揚武將軍封沙羨侯奐亦愛

樂儒生復命部曲子弟就業後仕進于朝者數十人卒子承嗣

張梁者河南人初權在昌欲還都建業而水道二千里恐舟行有警不相及乃至夏口會百僚議之或言宜立柵夏口或言宜重設鐵鏁者權皆以為非計時梁為小將未知名乃越席進曰臣聞香餌引泉魚重幣購勇士今宜明賞罰之信遣將入沔與敵争利形勢既成彼不敢動復以精兵萬人營武昌擇知畧者將之常使嚴整

一旦有警應聲相赴作甘水城輕艦數十諸所宜用皆
使備具如此開門延敵且不來矣權善其計即超增其
秩後以功進沔中督
賁字伯陽父羌字聖壹堅同産兄也從堅攻伐堅死統
餘衆還後袁術僭號棄妻子還江南時策已平吳會定
豫章上賁領太守丹陽僮芝據廬陵策謂賁曰兄今據
豫章是扼僮芝之咽喉而守其門戶當伺其形便一舉可
定也因令孫輔進兵周瑜為作後援後賁聞芝病如策

計瑜到巴丘輔遂進據廬陵封都亭侯建安十三年使者劉隠奉漢帝詔書拜征虜將軍領郡如故在官十一年卒子鄰嗣鄰字公達年九歳代領豫章在郡垂二十年政績顯著召為繞帳督時太常潘濬典荆州重安長陳留舒燮有罪下獄濬與燮有舊憾欲殺之論者多為燮言濬猶不釋鄰謂濬曰舒伯膺兄弟争死海内義之以為美譚又有奉國舊意今君殺其子弟若天下一家中州士人必問仲膺繼嗣答者云潘承明殺之于事何

如濬意即解燮因得免仲膺名卲燮父也鄰遷夏口沔中督所居任職卒子苗嗣貢弟輔字國儀以揚武校尉佐孫策平三郡又從討陵陽生得渠帥祖郎累戰有功策表為廬陵太守後遣使與曹操相聞事覺權因之數歲卒

翊字叔弼權弟也驍悍果烈有兄策風建安八年以偏將軍領丹陽太守時年二十先是權殺吳郡太守盛憲故孝廉嬀覽戴員亡匿山中及翊為丹陽皆禮致之

覽為大都督督兵員為郡丞而帳下親近邊鴻等數為
翊所困常欲因權出征謀害翊覽員等與其謀時諸縣
令長並會翊欲宴客以妻徐氏頗曉卜筮語徐吾明日
欲為長吏作主人卿試卜之徐言卦不能吉可須異日
翊以長吏久留乃大會賔客翊出入常持刀是日被酒
徒手送客鴻從後斫翊遂遇害鴻走入山徐氏使捕之
中宿乃獲覽員歸罪于鴻殺之諸將皆知覽員所為而
力不能討覽入居府悉取翊嬪妾及左右侍御欲復取

徐徐乃紿之曰乞須晦日設祭除服時月垂晦覽聽之徐潛使人以其意語翊親將孫高傅嬰等高嬰等涕泣曰所以不即死者以死無益欲思惟事計事計未立未敢啓夫人耳今日之事實夙夜所懷也乃密呼翊時親厚者二十餘人以徐意語之相與盟誓至晦日設祭徐哭盡哀乃除服盛飾歡笑如平日覽密覘之無復致疑徐呼高嬰與諸婢羅置戶內使人報覽以除服即吉覽入徐大呼二君可起高嬰即共殺覽餘人即於外殺員

徐乃還衰絰奉覽首祭翊墓舉軍震駭權亦尋至族誅覽員餘黨擢高嬰為牙門翊子松官至射聲校尉都鄉侯翊弟匡字季佐舉孝廉未試用卒子泰曹氏甥也泰子秀為前將軍夏口督不為孫晧所害懼誅奔晉晉以為驃騎將軍後聞晧降羣臣皆賀秀稱疾南向流涕曰昔討逆弱冠以一校尉創業後主舉江南而棄之宗廟山陵於此為墟悠悠蒼天此何人哉皆義之

韶字公禮伯父河字伯海堅之族子出後姑俞氏後復

還爲孫氏累遷將軍屯京城邊鴻之亂河責嬀覽戴員
不能全護覽員怒曰伯海與將軍疏遠而責我乃爾討
虜若來吾屬無遺矣遂殺河使人北逆揚州刺史劉馥
令駐歷陽欲以丹陽應之會翊帳下徐元孫高傅嬰等
殺覽員韶年十七收河餘衆繕治京城起樓櫓修器備
以禦敵權聞亂從椒丘還過定丹陽夜至城試攻驚之
兵皆乘城傳令備警讙聲動地頗射外人權使諭之乃
止明日見韶甚器之即拜丞烈校尉統河部曲後爲廣

陵太守偏將軍權為吳王遷揚威將軍封建德侯尋遷鎮北將軍詔御軍數十年愛養士卒得其死力常以警疆埸遠斥候先知動靜而為之備故鮮負敗青徐汝沛頗來歸附淮南瀕江屯徹兵遠徙徐泗江淮之地不居者各數百里自權西征還都武昌詔不進見者十餘年還建業乃得見權問青徐諸屯要害遠近士馬衆寡魏將帥姓名盡能識之身長八尺神觀瑰偉權甚說之曰吾久不見公禮不圖進益乃爾延熙四年卒子越嗣河

子柏字仲武累遷建武將軍封丹徒侯卒

賛曰貞婦烈女見於載籍博矣然能權以濟事者蓋鮮

予觀徐氏用權而歸于正致曲以遂其直卒梟仇逆以

雪遺恨與夫自經于溝瀆而為諒者有間矣雖古烈丈

夫何以加諸

續後漢書卷二十五